

徐霞客与上海名士

冯菊年

徐霞客(1586—1641)出身于江苏江阴桥麓里(今属马镇乡)的官僚地主家庭,家道虽已渐渐衰落,但仍不失为当地的殷实富户。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宦官擅权,小人当道;正直爱国之士有志难展,报国无门,还时时惨遭迫害,徐霞客的好友高攀龙、黄道周,亲家缪昌期等都死于非命。聪颖好学的徐霞客青年时就无心于仕途,而以一生(56岁)的大半时间作万里之游,涉足于“豺啖虎啸,魑魅纵横之区”、“旅泊岩栖”“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吃”;暮宿“破壁枯树”下,点燃松脂明火,记下每日旅游考察的记录,这个记录就是举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他不仅记下了祖国名山大川的无限风光,尤为重要的是他系统地记录了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的详细考察研究资料。徐霞客对我国地貌学的考察研究比欧洲科学家对喀斯特地貌(即岩溶地貌)的考察研究要早一个半世纪,成为世界之最。连当代著名的英国国际地理学家李约瑟博士看到《徐霞客游记》后惊呼:这简直是当代地质学者的野外考察报告。近代学术界认为徐霞客实为清代考据学的先驱。

颇有远见卓识的徐霞客他全身心地投入切实的对大自然的科学考察事业。他亲历万水千山,艰苦卓绝又其乐无穷的壮举,震动了当时士林。“霞客”这个雅号就是士林中的友朋所赠。

一、“霞客”雅号由上海名士题赠

徐霞客名弘祖(清人为避清高宗(乾隆帝)弘历的名讳而改称宏祖),字振之,号霞客,以号行于世。徐霞客以一个乡间布衣能遨游万里走遍天下山水的壮举,他又是

一位闻名的孝子和重义乐善的仁德君子,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推崇,纷纷与之交游,如江阴本邑的缪昌期、夏树芳、张育葵、苏州的文震孟、陈仁锡、张灵石、常州的沈应奎,常熟的钱谦益,无锡的高攀龙,陈伯符,嘉定的李流芳,昆山张大复,上海的董其昌、陈继儒、杨汝成,漳浦的黄道周,临海陈函辉,山阴王思任,云南唐泰等;其中除董其昌名声有亏于乡里,钱谦益晚节有损外,大都是正直清廉,刚正不阿,关心国家安危之士,他们或惨死于魏阉之手,或殉节于国难或终身不仕清室。

当时士林友朋赞许支持徐霞客的万里之游,又奇其每月完成一卷近二万字的游记,认为他应有一个与其所行相称的尊号,于是热心的友朋都向他题赠雅号。旧时传统习惯,凡人在青少年时题有正式学名,到成年(20岁)后有字或号,不仅士大夫阶级,就是农商之家也重视名讳字号。在日常社会应酬及友朋往来,都以字号相称,直呼其名视为不礼貌。历史上有不少人民把自己的抱负和志向都表达在他的字、号之中。“霞客”即是一个实例。徐霞客一向谦恭,重于实事,在士林的赞许声中,未敢以什么号来自我标榜,其好友却非要为其赠送雅号不可,如黄道周认为徐隐逸好游,“晨与东海穿云屐,暮宿苍梧载月舟”,作野外之客,而题赠号为“逸客”。上海华亭的陈继儒老先生对徐霞客犹为钦佩,他在崇祯九年《答徐霞客》书中称,“弟(陈自己谦称)好聚、兄好离,弟好近、兄好远、弟好夷、兄好险、弟楼楼篱落、而兄徒步于豺嗅虎啸魑魅纵横之乡。”(《陈眉公先生集》)钦敬之心溢于言表。徐

继儒以为徐霞客长年出没于茫茫烟霞之中。“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为山水之常客，特题赠号曰“霞客。”徐弘祖在众多题赠之雅号中，对陈继儒前辈的题赠颇为欣赏，“霞客”二字反映了徐弘祖不进科举场屋，回避与俗吏交往，隐逸田野村舍，问奇于名山大川之心迹，犹如上海（华亭）名士杨汝成诗称：“徐君骨相烟霞侣，域内名山游八九”。

二、专程邀请上海名士为母作寿序

明天启四年（1624）是徐霞客母亲王孺人八十寿辰。徐霞客这位著名的大孝子，因高堂健在，不敢远游，每每出外旅游归来，总要带“榔梅”或“琪花、瑶草、碧藕、雪桃归，为阿母寿”，三十八岁那年，他出游陕西太华山时想到高堂老母，放心不下，立即兼程返家，果然老母重病卧床，他日夜守候母侧，侍俸汤药。徐母是位伟大的母亲，曾一再鼓励徐霞客“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并为其制作“远游冠”，以壮其行。徐母以八十高龄，竟命徐霞客陪同其游荆溪、勾曲（今宜兴、句容一带山水水岩洞），徐母还兴致勃勃地故意走在儿子前面。老母的激励和示范，促使徐霞客完成了“四方之志”的大业，《游记》成了“千古奇书”。对人皆称：“是母生是儿”，“弘祖之奇，孺人成之”。

徐霞客为母亲的八十寿辰精心筹划，其母虽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却非常勤劳节俭。平日“好率婢子鸣机杼”（纺纱织布），又在园圃中“广艺秋蔬，架棚引之，令绿荫满堂。”既有子孙的读书声，又有机杼声于瓜果满棚的绿荫之下，是一幅优美和谐的田园风光图画。徐霞客根据老母之爱好，在其八十寿辰之际，特地于当年春天亲自登门求访丹青名家，请“梁溪（无锡）陈伯符写照，吴中（苏州）张灵石布景”，合画了一幅《秋圃晨机图》，他手捧祝寿图，又遍请当代名士品题寿叙、诗歌。

徐霞客首先拜访上海余山的陈继儒，他两人虽初次相识，却一见如故，当时徐霞客年仅三十九岁，陈继儒已六十有四，据陈追忆他们初见情景是：“王崎海先生（在江南游学的福建名士）携一客来访，墨颧雪齿，长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寝处山泽间仪，而实内腴，多胆骨。与之谈，磊落嵯峨，皆奇游险绝事，其足迹半销天下矣。”（《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徐霞客的旅游中的惊险经历和毅力，使陈继儒所折服。当时陈正在著作一部《奇男子传》，常恨今人远不如古人，因找不到今人奇男子典型而慨叹不已。今见到徐霞客如久旱获甘霖，又得知徐的惊人毅力来自一位奇异的母亲，陈对徐请作《寿序》一事感到荣幸而欣然命笔，挥毫而就《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叙中充满了陈对徐氏母子的衷心钦佩和热情赞颂。

为徐母《秋圃晨机图》祝寿图上品题的还有无锡高攀

龙，福建黄道周，京山李维桢，关中米万钟，苏州文震孟等三十余位名士。其中还有另一位上海名士，云间史氏杨汝成。杨与徐霞客族叔徐日升同为天启（乙丑）五年进士，因而相互结识并请其补题《秋圃晨机图》。杨汝成题写《秋圃晨机为徐太君赋》的最后四句为：“徐君骨相烟霞侣，域内名山游八九，仙洞常寻五色芝，归来为母流霞酒”，对“异母奇子”赞颂得恰到好处。

三、奉母命赴沪访求董其昌书张庙碑文

徐霞客在母亲八十寿辰之际，原计划为母建造一所明亮舒适的新居，让老母安适地欢度晚年，徐母连忙阻止说：你为我造房，还不如把祖茔和家庙修好，使祖先的遗像，遗文等完好保存。还有君山（江阴城外君山西麓）的张公宗琏的庙宇亦年久失修，如能重新修建，这也是你父亲生前的心愿，三十九岁的徐霞客一一领命办理。

徐霞客父母及其本人对张庙的重修何以如此重视，原来张宗琏的德政曾使常州地区的士庶百姓深深感动。张宗琏，江西吉水人，字重器，永乐二年进士，当时明仁宗朱高炽要朝臣推荐贤才。况钟和杨士奇都先后推荐张宗琏，因而得到重用。但张是位直臣，因“奏事忤旨”降为常州府同知，在任内颇有政声，为保护百姓得罪御史李立，双方多次争执，李立摆出钦差威势，一定要惩办常州百姓，张宗琏随而卧地，请求打他，以代百姓死。张不久忧愤而亡，“常州民白衣送丧者千余人”，“常人悲思之，为立庙于君山之阳”，（《明史·张宗琏传》）经二百年的风雨，虽几度修葺，庙宇早已破口。徐霞客承父志奉母命出重资修复张庙，此义举深得江南士林赞赏。徐霞客还亲至上海（华亭）请年已古稀的大名士董其昌为张庙书碑，董其昌对徐霞客这位“神识超然”的“振奇之士”，早已闻其大名，对其义修张庙及亲自登门求书碑甚为感佩，不顾年迈而欣然挥毫。并还请“镜山老人”何乔远撰写《名宦张侯庙纪序》。

四、徐霞客来沪访名公为母乞墓志

天启五年（乙丑）九月，徐霞客八十一岁的老母与世长辞，徐霞客失去慈母而痛不欲生，四十岁的中年人还如小孩一样呜呜哭泣，悲伤欲绝。徐霞客对老母的后事，最为重要的是把母亲豁达勤俭，贤德慈爱的一生事迹留下来，以激励后人。为此徐霞客再访上海，首先请董其昌为其父母撰写合葬墓志铭。董其昌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徐的要求，在近一千五百字的《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中以高度的热情、饱满的笔触，歌颂了徐父徐母的为人和光辉事迹，以及从徐霞客身上反映出其父母的优秀品德和伟大业绩。最后落款“董其昌撰并书”之上又冠上“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礼部尚书”等七个职衔，以示隆重。

接着徐霞客又走访隐居在松江佘山附近小昆山的至交陈继儒老先生，陈继儒接待徐霞客后即略加思索就以悼念的心情，流畅的笔调把其父母一生最动人的事迹，以及如何教子成才等都融汇在《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之中，这一份传记是由陈继儒与苏州文徵明之孙文震孟合作而成的，落款为：通家陈继儒撰，年家文震孟书。以示深交亲近。这是珠联璧合的珍贵墨宝。

此外徐霞客还请绍兴名家王思任作《徐氏三可传》，无锡名士陈仁锡撰《王孺人墓志铭》又请丹青名家和名士为其父母造像、题赞、竭尽人子的恭敬孝顺之心，甚是可嘉。

五、万里长游前最后一次来上海与至友话别

自徐母故世后，徐霞客丁忧期间把父母遗骸合葬后，又遍请各地名士为父母撰写传记和墓志铭，又为母亲的《秋圃晨机图》追补了不少名士的品题，了却了心愿。他为了实行父母“四方之志”的遗训和自己旅游考察的夙愿作了精心的筹划，准备向大西南作一次“不计程，亦不计年”的旅游，并下了“吾荷一钵钵来，何处不可埋吾骨”的决心。

他携带一僧（静闻）一仆（顾行）作旅伴，静闻是江阴迎福寺和尚，以破指血水书写佛经，献给云南鸡足山寺庙，他的宏志得到徐霞客支持而结伴同行。他们首先向上海进发，经青浦到松江佘山，专程拜别隐居小昆山的陈继儒。陈先生年近八旬，已极少会客，他“远望客至，先趋避”之，后闻是徐霞客来访，又“复出，挽手入林，饮到深夜。”（《徐霞客游记》卷二上，丙子九月二十四日记）徐霞客本想第二天就告别上路，陈先生哪里肯放，硬把他们挽留下来，他们在交杯闲谈中，陈继儒知道他要到云南并到鸡足山去，陈先生专门为他写了两封信，带给鸡足山高僧弘辩

和安仁，后因静闻被盗刺重伤而亡，徐霞客不负静闻遗愿，仗义千里负静闻骸骨上鸡足山，送上静闻血写经书，为其安葬并请当地名士撰传立碑，做佛事等都得到弘辩安仁的全力帮助，其中亦有陈继儒悉心襄助之功。

徐霞客每次出游只带一条棉被，一根手杖，带一个仆人及少许旅资，简便的行装，时常弄得身无分文，有时脱下衣服换钱充饥。这次大西南考察途经湘鄂地区竟三次遇盗，两次绝粮，随身所带的微薄游资及一路上收集的金石字画，朋友信札都损失殆尽，仅以身免。赖友人同乡借助接济才到达云南。他囊中已空，正在患难之时，却遇见一位云南名士唐泰，他已恭候徐霞客多时，当唐泰向他诵读陈继儒的书信：“良反徐霞客足迹遍天下，今来访鸡足山，并大来（唐泰之字）先生，此无求于平原君者，幸善视之。”此时徐霞客“始知眉公（陈继儒字）用情周挚，非世道所及也。”徐霞客对这位上海老友说不尽的感激之情。（《游记》附录，丁文江《徐霞客年谱》39页）唐大来及唐的朋友对徐霞客的多方关心帮助是不必细说的。后徐霞客在《游记》中追记此事说：“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这里可见徐霞客与陈继儒之间的真挚深厚的友情，也可见上海人热情好客的传统由来已久。徐霞客的光辉事业是父母遗志促成，但也有友朋鼎力襄助之一份功劳，这是最好的佐证。

徐霞客这次长达五年之久的大西南旅游考察，在上海与至友一别，竟成了永别，在徐远游不久的同年董其昌即逝世，三年后陈继儒也与世长辞，他俩位虽说是徐的朋友，实应是长辈，都享年八十二岁，徐霞客未能亲临哀挽。但他在大西南考察所获得的举世瞩目的考察成就，也足慰老友含笑于九泉。

关于《如意君传》（明清艳情小说书目钞补之二）

关于《如意君传》，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记云：“《如意君传》，未见，刘衡如先生云：日人某书中记有青霞室刊本，四册。此书演唐武后事，嘉庆十五年御史伯依保奏禁。见《癸巳存稿》。按：……据此，则《如意君传》亦明人作。”

我所见的另外两种《如意君传》如下：1. 前有“甲戌秋华阳散人题”的《如意君传序》本，书名又作《闲娱情传》，并有“庚辰春 相阳柳伯生”刊后记。此书为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2. 前题有“吴门徐昌令著《则天皇后如意君传》，东都清函阁”书记，前亦有“甲戌秋华阳散人题”《如意君传序》。由“东都牛门隐士书”。此书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也录有“庚辰春 相阳柳伯生”的刊后记。

（悠悠）